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著

14
2023
26

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2023
26

列子目錄

子姓列名禦寇或名圍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天寶初奉旨冊為冲虛真人其書改題曰冲虛真經名冠八篇之首
此是劉向取二十篇除合而成都名新書焉大宋景德四年勅加至德二字號曰冲虛至德真經唐當塗縣丞殷
敬順釋文

- 天瑞第一
- 黃帝第二
- 周穆王第三
- 仲尼第四極智
- 湯問第五
- 力命第六
- 楊朱第七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
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
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聲誤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音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謂
簡刻去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音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
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
符間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音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
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時掌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東晉光祿張勳湛註 明後學 虞九章 訂正

天瑞第一 夫巨細糾錯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闕於動用之域者存亡
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也

子列子居鄭圃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
之所記故也圃音布鄭有圃田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
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國君卿大夫眎之

莫鬼書

列子

猶眾庶也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國不足也年饑將嫁於衛謂自家而出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壺丘子林曰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昏瞀人昏莫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瞀人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其言曰有生不生而今塊然之形生有化不化今存亡變化物不生者能生生不自化者也不化者能化化不自生者也不能不生生非能化而化也不能不化化非能生而生也常生常化涉於有動之分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常生者無時不化復往理無間也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不生者疑獨不生之主豈可實而驗哉不化者往復復其際不可終轉其謝無間形氣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黃帝書曰谷神不死今有此書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是謂立牝牝忍反老子有其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主故曰不死是謂立牝動守靜不哀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立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立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

若存無物不成而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不勞也故曰不動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

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無生化之本也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

尸而為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地而府萬物瞻羣生而不覆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無形謂之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至微至著

太易者未見氣也見賢通反注同易者不窮帶之稱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員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素

故曰渾淪渾淪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論語助之辭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物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為一

所謂易者窈冥恍惚不可辨也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一氣持之而化故寄名變耳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為一

一者形變之始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編交會而氣和氣子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和而聖人生聖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性各有性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分體通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有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員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別名分不可

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臭通而無待故有生者有生者有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留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

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者無變也皆無為之職也至無者故能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立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

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待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之以白矩之以方規之以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名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撲蓬而指援音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

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子生而彼死推之此過養乎此過歡乎過占卧反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也實當種有幾種章勇反幾居豈反先問變化下若擲為鷄墨子得水為蠶蠶音計司馬彪云謂水得水土之際則為

蠶蠶之衣蠶步田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土視之不見生於陵屯陵屯音則為陵為陵屯高阜潔處

蠶蠶之衣蠶步田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土視之不見生於陵屯陵屯音則為陵為陵屯高阜潔處

蠶蠶之衣蠶步田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土視之不見生於陵屯陵屯音則為陵為陵屯高阜潔處

而變為得鬱栖則為鳥足此合而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鳥足為蟻也胡蝶骨也皆皆也

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郭注爾雅云其名曰駒撮駒音駒撮丁括反駒撮蟲駒撮干日盱而死化為鳥其

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李九當作久九猷生乎脊肉脊肉生乎腐罐腐音漸罐音權謂瓜中

輓輓皆名食醢黃輓生乎九猷久老也猷蟲名說文作壽又作燐皆鬼火也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為野火也

形者一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隣也淮南子云血為蟻也俱音各人血之為野火也內自變化也鷓鴣之為鷓

鷓鴣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鷓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菟也老鞠之為獲也喻音

也羊魚卵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宜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音蟬爰音袁山海經云宜爰之山有獸其河澤之鳥

視而生曰鷓鷓五兒反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穉音古穉字司馬彪云穉蜂細腰者取

也穉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思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類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尹生於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

也類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尹生於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

辛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啟昭生乎濕

醢雞生乎酒此因醢氣而生羊奚比乎不荀比音毗比異類久竹生青寧因於林青寧生程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無常或

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而形生

終始相因無窮已也生者不常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化而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

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

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莊子論之詳矣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

靜則歸根不復曲無動不生無而生有運通之必類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

我偕終料巨細修短則與我殊進乎不知也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

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為有無始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

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不生者此不生者先其有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無形者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無形者

也本無形者初無形者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無形者

也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

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而不可所以生不知所以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

數也畫七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故謂之鬼

鬼歸也歸其真宅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

宅而無物焉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

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口人視

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

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郕音成鹿裘帶索索先各反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

以樂音洛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眾生不殊所

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

列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

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底春被裘拾遺穗放故畦收刈後

之也棄拾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責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

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責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譏於吾何悔邪子責曰先生少不勤行

行下孟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

憂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

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

莫鬼書

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氣之

列子卷第二 東晉光祿勳張湛註 明後學 虞九章訂正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隨世而養正命正當性稟耳目供口鼻雖然肌色奸黷里反驩音每諸書無此字

不欲而已無怨復云言反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士無札傷人無天

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

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洽然善旬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省息舍因閉音請其術者十反而十

不告尹生對而請辭怨也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不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類尹生曰曩章戴

有請於子章戴字載則一本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

也曩昔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即居也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

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語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庚當口唐言利害夫子始一解

顏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七年之後從心之所欲唐無是非從口之

所言唐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口心之

後橫心之所急縱放也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

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言既無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

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乾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

地之所載用其情有其身則肌膚不能相容一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幾音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

上而不慄非吾之自高故不慄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列音例至純至

物與物何以相遠也遠千萬反向秀曰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則物之造乎

不形反注同而止乎無所化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亦形聲欲窮其終始者

將處乎不深之度深當作淫即形色而不求其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乘音陵反此借處以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

故還物而不懼還音軒遇也一本作還心不欲見而見曰還於義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

况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向秀曰不口性分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

巡足二分垂在外謂是二分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闢青天下降黃泉揮斤

八極郭象云揮斤猶放縱神氣不變夫德元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怵音律反何承

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與字林並作肥又晉國黜之游其庭者

侔於朝子華使其使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副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治成俗未生

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垆音野宿於田更更音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

便存者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飢寒先思寤反寤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荷胡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洞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
秀曰夫水流之與止旋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
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道之而不及反

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而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向秀曰雖進道同章 吾與之虛而荷移
危反委移至順之貌向秀曰然無所係以為茅靡 云遜伏也 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向秀曰變化類靡
秀曰無心以隨變也 不知其誰何 然無所係以為茅靡 云遜伏也 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向秀曰變化類靡
因則為之非我我雖不為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之一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向秀曰棄人為
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 於事無親 向秀曰無事也 雕球復朴 一本作琢塊然獨以其形
其事變 秀曰遺辱 食稀如食人 稀虛豈反楚人呼猪作 於事無親 向秀曰無事也 雕球復朴 一本作琢塊然獨以其形
立向秀曰雕球之文復 份音紛向秀曰真壹以是終 向秀曰遂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
其真朴則外事去矣 份音紛向秀曰真壹以是終 向秀曰遂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

過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焉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 類之家而五漿先饋 饋求位反餉也 伯昏瞀
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己曰夫內誠不解 郭象曰外自矜 飾內不釋然也 形謀成光 動便碎成光儀 以外鎮人心 物內實不足使
人輕乎貴老 使人輕而尊長之者 而整其所患 郭象曰西反郭象曰以美 夫聚人特為食美之貨無多餘之贏 贏音盈
無字所貧者美食 由其形謀成光故也 而整其所患 郭象曰西反郭象曰以美 夫聚人特為食美之貨無多餘之贏 贏音盈
所利者盈餘而已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 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
國而智盡於是 所以不 敢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汝
驚此者是善 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汝若默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 履九遇反
謂之履歸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履之乎願 數音願 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 實必忍反本 列子提履徒
跌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廢置也 曾無善 言以當藥石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
人保汝 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 郭象曰任平而化則無感而為用之感也 汝用何
物如 感豫出異 郭象曰先物施惠惠 且必有感也 播而本身又無謂矣 必恒使物感己則與汝遊者莫汝言也 皆攝
此乎 感不能相 彼所小人盡人毒也 小言細巧易以惑 草覺莫悟何相孰也 不能相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
啓悟也 彼所小人盡人毒也 小言細巧易以惑 草覺莫悟何相孰也 不能相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

郊至梁而遇孔子 莊子云楊子居或楊朱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與至人
能去其矜夸故 楊朱不答至舍進涓澂中櫛 音音管莊子作 脫履戶外 履本 作履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
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 音問 是以不敢今天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唯唯而肝
肝 肝許唯反肝音吁說 文云肝仰目也 蒼頡篇 而誰與居 汝云何以居處而夸張 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不與物
處卑而 楊朱感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 舍音舍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煬音楊司
守約也 楊朱感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 舍音舍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煬音楊司
曰煬淮南子云富人求纂錦貧人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自同於物物 楊朱過 音 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
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惡善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在而不愛哉 夫驕盈矜伐鬼神人之道之所不與虛己以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疆 疆音疆 疆者亦知 亦當 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
先不己若者 下者耳 柔先出於己者 物不能加也 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 危之也 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
亡音無理 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
矣徒空默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其所不知止其所不能其自用為 粥子曰 粥余欲
其自為順往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重而我無力焉 粥子曰 粥余欲
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守之 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強 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
知禍福之鄉 禍福生於強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 剛折也 柔勝出於己者 其方不可量老聃曰強則滅 王弼曰物
必不得 木強則折 強極則 柔弱若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 童俱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
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
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 附音 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
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 禍音瓜庖犧女 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狀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行夏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頰亦如相書龜背鶴步為有鷹啄耳

禁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幾音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阪蒲反帥音能龍狼豹驅虎為前驅鷹鷂一本鷹鷂為旗幟猛獸勇鬪者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附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忌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害人有知避之也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反又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通萬途因事備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為犧矣

能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禹朝羣神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兩雅足曰虫無足曰蠃一本作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遺逸焉宋有狙公者養好由蟻○百獸率舞是也

狙公也音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眾狙之不馴於己也音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狙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眾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消姓紀名消子為干偽周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李頌云應響鳴鶴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已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未也猶應影響李頌云應響鳴鶴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已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可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猶無敵於外惠盜河浪反○惠賢通宋康王康王矜足聲效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况自全乎

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盜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丁仲反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弗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受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盜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盜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卷第三 東晉光祿勳張湛註 明後學 虞九章訂正

周穆王第三夫稟生受有謂之形倪變異謂之化神之所謂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凌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鑿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途一雖萬變文陳未闕神慮愚惑者以顯味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礙礙音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蠅而不可饗蟻也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宮楮堊之色楮音者赤色也堊音惡白土也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主泉藏膳府主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終南山名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眉靡曼者音茅棘貓扶好四時食物者也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終南山名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眉靡曼者音茅棘貓扶好施芳澤正蛾眉設筭珥筭音首飾珥音珥也衣阿錫衣於既反阿細數錫細布曳齊紈曳音喬齊名欲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芷若香草也奏承雲之笙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堂帝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王衣旦旦薦王食珍異化人猶

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謂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音墟也騰而上者中大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
 橫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
 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
 王俯而視之其宮樹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
 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
 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碩虛焉碩壑既寤所坐猶響者之處侍御猶響者之人
 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腍扶貴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移其形不化
 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夕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
 假形器圓通立照寂然凝虛者乎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問音恒疑斬亡恒謂習其常存也彼之
 存疑其變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也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遺世事之
 治亂忘君臣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靑驪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羃古羃字史記曰造父為穆
 御以遊巡注見西王母樂而志歸與穆天子傳畧同郭璞主車則造父為御靑驪為右高音秦篆作餘音丙石經
 注云皆毛色以為名也後有渠黃踰輪驪山子為八駿合此古未審淮南子云銜且泰丙之御也除銜銜弁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驪力
 輶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銜其炎反且子余反盜驪即荀子天人性名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蒐音搜西巨蒐氏乃獻白鵠
 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漣竹用反乳也以此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正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別日升崑崙之正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遊四
 上而封之以詒後世遂實于西王母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實于瑤池之上西王母人類也虎齒
 經山海經西王母為王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名東歸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

於乎音嗚呼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論辨也數責也自此已上至命穆王幾音神人哉神也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焉假當作過也以為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
 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屏反昔老聃之祖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
 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
 陰陽之紀者陶運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憤因形者其巧顯其
 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憤因形者其巧顯其
 功遠故隨起隨滅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憤因形者其巧顯其
 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權校四時王讀作翻野
 時冬起雷夏潛冰飛者走者飛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生而無
 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無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修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
 雷冰反用器物蒸燥則飛鍊雲沙以成水頃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
 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倫達數術以氣質相引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
 便仰則一出沒頓眇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
 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覺有八徵徵驗也夢有六候候占也
 周官占義見奚謂八徵一曰故事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徵者形所接也奚謂
 六候一曰正夢平居二曰噩夢音愕周官法云噩當為三曰思夢因思念四曰寐夢覺時道五曰喜夢因喜悅
 六曰懼夢因恐怖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有亦明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
 事至則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則無所懼但下達反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一體之盈虛
 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凶往復不得不得不相闕通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陽氣壯則
 夢涉大火而燔灼燔如說反火性猛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
 夢涉大火而燔灼燔如說反火性猛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

所適都忘愷復曾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

腹六藏之商太宰故二名馬太宰官名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則丘

博學多識者也示現博學多識耳實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

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武之干戈堯舜

之損讓義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時應務之實迹非商太宰大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曰然則孰者為聖孔

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舉絕遠而言之也聖豈有定所哉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不言而自信不信者不化而自行

為者則不能化此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何曼無名論曰為名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

能盡無為之極也此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有所有矣而於所有之中當於無所有相從而

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

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強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強為之名

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強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

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邪夫唯無名故可得偏以天下之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

真不聖歟擬言唯疑之者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

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

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務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

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忠信之實勇而不

能怯必傷仁怨之道華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此其所以事吾而

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不貳也貳疑也會同要當奇之於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主反來者相尋雖復日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不自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肆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

年不相謁請其道立合故至相過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

往將奚為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目不滯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閱音悅此行

十故直而記之也見南郭子果若奚魄焉魄片各反字書作欺賴而不可與接欺魄上人也一說云欺魄神顧視

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形無動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者與言

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行衍然若專直而在一本雄者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辨生矣聖人對

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同上水見其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進音

意體極故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遺知希

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遺無所遺知無所知也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

知夫無言者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如斯而已汝奚

妄駭哉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

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眇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

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明笑並坐似若有褒貶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

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音矣而後眼如耳如

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

矣黃帝篇已有此篇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

所好列子曰游之樂無玩無故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

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歟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入同歟而曰

美鬼書

列子

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苟無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無以為異者也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俱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求備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口容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多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波朝野然後備所見哉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論游之以至故重叙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志游故能遇物而游不知所眠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志游故能遇物而游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通而無所疑滯則我之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使文王怒而病愈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家無往不齊則視萬視吾如人志彼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為一凡此眾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夫入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為一貫其視萬物也得狎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音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由生而身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聞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亡不幸也內役外難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順應死相應亦自然之道也由死而身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生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由死而生幸也而未及於此也誤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存亡得理也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兼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隸人之生隸人之死眾人且歌眾人且哭隸猶羣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秋毫音耳將聾者先聞蚩飛

銳而口將瘖者先辨淄澠音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澠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

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體將僵者先亟尋佚顏音美孟去吏反奔音奔佚音逸僵音僵也如非目耳口鼻身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鄭之圃澤多賢圃田也在中牟縣有東里多才有治政者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弟行過音東里遇鄧析析音錫鄧析鄭國辨智之士執兩可之鄭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謂世或謂相嘲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上養余亮反受入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為犬豕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藉本作藉側戰反又音柵牢謂牲牢也同也籍謂竹木圍繞又刺也周禮鬻人以時籍魚也意同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有善治土末者有善治金華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不能知眾人之所知不能為眾人之所能羣才並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為心識城我耳叔立曰夫能成功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答曰成功者智也局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於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公儀堂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奴亂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方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音堪秋蟬之翼堪猶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虎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

湯問第五 夫者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

殷湯問於夏革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夏革字子棘 曰古初有物乎 莊而己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 今所以有物故後

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 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

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 或今世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為物終 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謂物

先廓然都無故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盡極乎 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 夏革曰不知也 非不知也 湯固問

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欲窮無而有限 然無極之中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有外既謂之盡

何得有中所謂無極也 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 朕以是知其

無極無盡也 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 爾雅云距齊

丹穴北戴斗極為空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 今之柳城古之營 人民猶是也 問營之東復猶營也

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 問幽之西復猶幽也 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

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鈺北祝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 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 夫含萬物者天地也 含萬物也

故不窮 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 含天地也 故無極 天地籠罩二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氣之物

中則如有如無耳 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火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

天地者乎 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 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

者膚識也 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 至於達人 誠心智之所帶立悟智外之妙理窮於聽之

所聞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 猶謂之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

九州焉知太虛之寥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 故列子闡無內之至

言以世心習之所滯故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闕使希風者不覺於代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刻

所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誇大哉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 媧音瓜古練五色石

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有闕不必形體虧缺也 女媧神人 斷鼈之足以立四極 鼈也 其後共工氏

與顛項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共工氏與顛項爭為帝顛項黃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 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

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 革曰渤海之東 今樂不知

幾億萬里有大壑焉 山海經云東海 實惟無底之谷 霧云東注無底之谷 其下無底 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

無所闕名曰歸墟 或作歸墟 莊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 其

中有五山焉 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 史記曰方大瀛洲蓬萊比三神山在渤海中

望之若雲欲到即 引而去終莫能至 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 其上臺觀皆金玉

其上禽獸皆純綺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 一日一夕飛相往來

者不可數焉 數色主反兩山間相去十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著文畧反若此之山猶

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大 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 仙聖毒之 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

命禹疆 禹與閻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禹疆號曰立冥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 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

之 列仙傳云巨鼈戴蓬萊山而軒蒼海之中 立冥子 迭為三番 六萬歲一交焉 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

人舉足不盈數步 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數所據反算計也以高下

頭之所戴而此六鼈復為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並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小計 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

於大海仙聖之播遷皆帝怒也 侵子禁 滅龍伯之國使扼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

人猶數十丈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從崑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 僬音

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 韋昭 人長一尺五寸 舍神霧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 山海經曰東海

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 人長一尺五寸 舍神霧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 之外有小人名

曰諍 長九尺 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 荆之南有冥靈者 冥靈木名生江南以 以五百歲為一歲 為秋上

古有大椿者 一作 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 菌生暮死簡文云嫩生之芝 生於朝死於晦

列子

十七

漢魏叢書

春夏之月有蠓蚋者謂蠓蚋蚊蚋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者天也也十洲記云水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鯢鯢魚也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鯢化爲鵬世豈知有此物哉

觀其所常見習其所常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彌正反夷堅聞而志之志記也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焉必

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鯢化爲鵬世豈知有此物哉

有此物以遺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江浦之間生麼蟲麼字果反細也其名曰螻蛄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

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皆在詣反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謝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觴俞謂除倚反

人師曠方夜惕耳俯首而聽之弗聞其聲謂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稱之此後著書記事唯黃帝

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云黃帝至于登河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立照塊然見

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巨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評若稱反以有聲洪於空寂

也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檮音抽山海經曰荆山多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

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周禮曰橘爲枳鸚鵡不踰濟路音鶴似孤踰汶則死矣汶武中反鄒元水經曰濟

東經溫爲濟水不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榮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鸚鵡不踰濟路汶武中反鄒元水經曰濟

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水與濟同武中反謂汶水也非皆問

之汶水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水與濟同武中反謂汶水也非皆問

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

之案今魯之汶水開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孤路豐游生死頓隔矣說地氣然也萬品

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陵阜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

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

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

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韓詩外傳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

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禱然相許禱猶其妻獻疑獻疑猶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魁父小山也

南子作魁阜謂胡可擔者三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襍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遂率子孫荷胡可擔者三

夫即石墾壤算畚音本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有遺男始亂初丹反韓詩外傳云男跳往助之

作挑誤也或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俗謂之智者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

子子又生子子又有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屈其理而操蛇之神聞之

大荒經云山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積多可以致少夫九層起於累土

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小遲速爲惑者未能推類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命夸蛾氏二子夸口花反夸氏傳

也負二山一厓音胡東一厓雍南自此異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

至於大人以天地爲一朝異代爲曠息志懷以造事無心以爲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夸父

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慶妻之孤足以晒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夸父云有人

黃蛇名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棄其杖而爲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

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尺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

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

所得其方壽夭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

無所因不待殺戮而天不待將迎而壽自天者不由禍害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

然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途謬之一國游絕根

非用心之所逮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子細限無風雨霜露不

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陔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山三當國之中有山名壺領狀如甌甌音

直爲反甌甌謂瓦餅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瀣甫問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如車輪許矣

過蘭椒味過醪醴謂五餅也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亡無不悉徧土氣和七扎癘扎癘人性婉而從物

列聖未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時蓋舉將終命官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

涌至和之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

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鄒衍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樓下號談天行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

亡以加之彼將披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並奉國未窮青之技渠綺自謂盡之遂辭歸秦

青弗止饒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過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

賈糧韓國善過音雍門地名杜預驚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樞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

躍林舞弗能自禁音志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音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

君嘗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

兮若河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

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聞合

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下至奔音龜山音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道

有國獻此工穆王薦之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求日

明吾與汝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偃師穆王驚視之趣

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顛鎮音反曲順也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

盛炬內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技將終偃師矚其目音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

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

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

不能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穆王始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

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靈拙也寫載成形塊然而已

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法近惑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弟子東

門賈禽滑釐滑音滑釐墨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甘蠅古之善

射者穀弓而獸伏鳥下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

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音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皆而不瞬也

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亞次也本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音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

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焉視風如輪則餘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鋒射之射食貫

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強弓勁矢貫虱之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

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也紀昌遺一矢既

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冠臂淮南子曰中國嬰血越人鬻臂

反所甲以誓不得告術於人秘其道也此一章義造父之師曰秦豆秦豆氏見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

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義皆須柔屈補接而後

為塗僅可容足安脚計步而置疏概如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嘆曰子何其

敏也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與之齊整在於轡銜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而急緩平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

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

列子

二

響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鸞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表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若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眾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特無用之轍蹄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暱嫌私恨也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而膽氣而體羸虛耻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銍鏑上音芒下音謬推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雞也穀音而須哺曰齧來丹之友申他音施或音拖一本作抱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一劍童子服之却三軍之眾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二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不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影其照其觸物也騷然而過騷呼麥反破聲又竹壁反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及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預齋七日晏陰之間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招本作拈奴兼反指取物也又音點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嘆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嗟疾而腰急喘音益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彼其厭我哉厭於染反又作壓烏狎反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昆吾龍劍也河圖曰濠洲多積石名昆吾可為劍口劍可以切玉火浣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火鼠及取其皮毛為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音止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

列子卷第六

東晉光祿勳張湛註

明後學

虞九章訂正

力命第六

若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季札吳泰伯之後賢而讓位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天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貧自富不知所以然而然者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連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情而不辨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時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殖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命名者不以矯仰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短音視褸褸言易方言短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短說文豎揭楊倞注云撞食則糲糲糲音康曰糲令達反糲糲餅也味類糲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櫬音屬屋棟也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素朕之心熙音治字林云歡笑也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貴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

之驗歟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
 而步有深愧之色邪林云疏行貌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
 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
 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
 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
 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非由人事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
 矣子不敢復言而聞北宮子既歸衣其袒裼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菽音戎菽音叔爾雅云菽菽謂之菽即胡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菽及菽
 菽布之天下鄭有稻粱之味底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輶路音路左傳大柴車也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自得貌後楊不知
 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不足於意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也哉或作悟者
 非管夷吾鮑叔牙並穎上人二人相友其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
 行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之次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白糾之
 次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絕無知秩服遂殺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食亦中小白
 帶鉤小白既立桓公也齊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管仲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雖也
 請囚也自殺管仲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
 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于况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音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
 其極格於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
 嘆曰吾以窮困時嘗與鮑叔牙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
 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

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
 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得舉小白非能用能
 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不可不諱云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
 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清己其於不已若者不比
 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兼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引道苟其得
 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己而隰朋可非君然其為人也上志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志則愧
 其不若黃帝而哀不以若者題其道之不及聖於其民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財以
 有也己愈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物所不與也勿己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然則管夷吾非薄
 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皆天也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操兩可之說操七設無
 窮之辭當子產執政非竹刑音治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
 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用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用鄧析不得不
 誅也此義例與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天福也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
 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志終年而無憂虞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飢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
 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死生而不得生故曰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
 也天罰也死復是天罰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生或死有矣此義

之所能自敗者非齊景公游於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芊音千廣雅云芊芊茂盛之貌若何

行失之所致也或作滂滂並皆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願君之賜疏

食惡肉可得而食韓詩外傳全有此彰云蔬食也怒馬稜車可得而乘也稜當作稜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且猶不欲

死而况吾君乎寡人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寡人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寡人

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

方將被薙豈而立乎猷猷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送處之送去之至

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諛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

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

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

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過否命使然也自然冥列子卷第七

東晉光祿勳張湛註 明後學 虞九章訂正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

禮教為矜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之極也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

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夫事為無己名奚益於子孫

曰名乃苦其身焦其身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

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庸讓之名而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不重善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之後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降則己施敏收聚也施始散民皆歸之因

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利為善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相曰實無名名無實名

者偽而已矣不偽則利者美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

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限也得百

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挾抱以待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覺音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

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為樂

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一本厭作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

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慎耳目之觀聽慎一作慎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

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含音不

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

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聽恣鼻之所欲聞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管仲功名人

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聞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顫顫字同須延反鼻口之所欲道者是非

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往凡此諸闕

廢虐之主廢大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繼情也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極性窮歡盡樂雖近期拘此

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十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惜名拘禮內壞於矜懼憂苦以管夷吾曰吾既

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

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晏嬰墨者也自以儉

相鄭鄭大夫公孫僑也儲刑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子產

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

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比

反皆擇稚齒姦媾者以盈之棲鳥巢反方其聘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後以晝足夜足即具三月一出意猶

未愜鄉有處子之械狡者廣雅云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蒼頡篇云挑謂招呼也說弗獲而後己子產日夜以為戚

密造鄧析而謀之曰造七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而至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

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待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

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問音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

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聘於嗜欲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矣矣擇之亦

久矣覺事行多端選宣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易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

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當失身之為欲盡一身之觀

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逞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

夸物欲以說辭一本作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夫善治外者物未必

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聖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

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

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一篇辭

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斬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設令人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邪則重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鋒音輝踐一本作陷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所故戀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音音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惡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嫌其不達已趣孟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語魚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斷音禽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也省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志已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蹶安口腹不能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告古沃反告上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鯨治水土縣古本反禹父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篡業事雖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過音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絃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

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寸寸未有不嬰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姿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情肆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弗知雖稱之不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驅奢之極志無厭始懷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共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有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蕪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羸牽一羊舜荷蕪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音音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音誌下同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千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要一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寒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楊朱曰生

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不敢恣二為名不敢恣三為位出意四為貨專利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道人也遠其自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於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意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應厚筋節峻急筋節急也或作腫上音權下區一朝處以柔毛絳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疴體煩錯反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僦矣言有習者皆不可幸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屨緼房未反細屨謂分弊麻改易况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屨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言僅以過冬暨春東作日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隳室綿繡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汚膺亂麻也注今藉藎也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泉胡泉也蒼頡篇云莖耳也一芹萍爾雅云萍萍也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名蒼耳泉俗音此藟音上聲一芹萍爾雅云萍萍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者性無厭之性陰陽之靈也非但累正身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謂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列子卷第八

東晉光祿勳張湛注

明後學

虞九章

訂正

說符第八夫事固無方倚伏相推言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其後則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

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物莫能常處先此語以壺子答而不條顯列子已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即以爲解故不復答列子也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而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報應譬之故曰慎爾言將有可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千乎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乎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湯武愛天下故王况反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稽度之理既明而道復不行者以是求利不亦難乎遠而得和未之有也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度量也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子列子曰梁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本則亡身幸哉余未汝語也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之是雞狗也強食宜者物不能奪也是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己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樂推而不厭尊己之謂列子學射中矣率爾自中非請於關尹子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可知所以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中者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故不班白語道失而况行之乎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物之心耳自塞誰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專己知則物願為己用矣願為己用矣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皆國易也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殺所反毫芒繁澤亡音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別彼此人

遂以巧食采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此明用巧能不足不周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
 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出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
 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遇一本作過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亂而殺子陽魯施
 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于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于楚王王悅之以
 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美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
 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于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
 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于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
 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
 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
 無常非應機則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
 智屬音屬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苟不足一本無不字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馬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不以
智不遇時則動而失會者矣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隣之
 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秦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
 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聘己之晉國苦盜有却雍者能視盜之窺察其眉睫之間而得
 其情晉侯使視盜于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
 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却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却雍也遂共盜而殺之殺者賊晉侯聞而大

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却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此答所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民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為此答所以於是用隨會知政
 而群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避用先識以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
 流九十里圍與魚鼈弗能游鼉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厲涉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並蒲浪反此懸水三十
 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鼉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錯七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
 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
 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三子識之識音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
 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曰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
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曰應其父為費無忌所誣出奔鄭鄭人
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侯鄭許而未行管代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
 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
 知之通音乘復為善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
於事則夫知言之謂之不以言言也言言則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故至言去言理自明至為無
 為物自從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後本存未事著而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便作亂故及於難趙襄子使新穉
 穆子攻翟翟音狄穆子襄子家臣勝之取左人中左人中使遽人謁之遽傳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
 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勢盛者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亡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
 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戒之喜者所以為亡也將致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
 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為持勝勝敵者皆此國而有以孔子之勁能拓

國門之闕一本作招淮南子作杓許慎云打引而不肯以力聞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

服而不肯以兵知般音班公輸班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却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得為攻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

世不懈古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

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迂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

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

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

倚宋有蘭子者史記云無淳博出入為蘭應即曰蘭妾也此所謂蘭子者以以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

枝長倍其身屬其蹠履音屨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

戲者如今之絕聞之復以于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謂先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

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伯樂善相馬者子姓有可使

求馬者乎問伯樂之種姓有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

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鬃鬃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鬃若此者絕塵弭蹶弭蹶弭蹶也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

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共同也一作供員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穆公

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驪力穆公不

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於此

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得其

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見其所見所見者唯不見其所不見所不見者視其所視視所宜視

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視者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馬至果天下之

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蓋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

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未楚王曰

善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孤丘邑名丈人長老之稱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

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

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亟紀力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

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音機祥也又音機可後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

子辭而不受請寢丘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優孟後優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牛缺者上地之大

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去之名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

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

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地適秦至關中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遇盜力爭既

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

四五人焉牛缺以為為去相患燕人假有惜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音訾言不可度量也賈

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擊打也如今雙陸甚也韋昭博奕論云設亦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

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瓊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采行

碁碁行到處即擊之名為馳碁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

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為句射張中反兩榆魚而笑反音翻榆他臘反凡戲爭能

報采獲魚也檣字案真經本或作魚案大博經作鯨此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鯨反飛

今本云榆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鯨不用魚用魚不用鯨字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翻兩魚獲勝故大笑

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

此而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懂勇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倫等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

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陵東方有人焉曰爰旌自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
 曰立見而下壺餐以饋之饋音孫水也音孫水也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謹
 熙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熙音孫水也音孫水也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歐音一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
 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晉叔敖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
 日則食菱芰一本冬日則食橡栗菖菽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
 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
 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
 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獨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者則積應楊朱之隣人亡羊
 既率其黨又請楊朱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之之衆隣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
 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戚子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問人怪之請曰羊賤
 畜丑救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孫
 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二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之道
 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彼三
 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
 徒而溺死者幾半幾音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
 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
 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况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衣素衣天
 兩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

而來豈能無怪哉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
 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提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
 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
 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
 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
 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其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邯鄲之民以
 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
 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
 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
 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與生類也類無貴賤自貴而自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
 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嗜膚自貴而自賤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
 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亟去吏反數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
 乎乞兒曰天下之役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今宋人有游
 於道一本作米得人遺契者遺契歸而藏之密數其齒似齒告隣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者亦人有枯
 梧樹者其隣父言枯梧樹樹不祥其隣人遽而伐之厝言之所矣隣人父因請以為薪疑之塗其人乃不悅曰隣
 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地與我隣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鉄者鉄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
 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俄而扣其谷相胡汲反古掘字又其而得其鉄他日

復見其隣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意所偏感則隨念想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白公勝慮亂慮
度也謀罷朝而立倒杖策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上賈願賈願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頭之
度作亂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直畧反足躓株埒也埒音坎頭抵直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
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
徒見金嗜慾復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能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
乎者意萬物所係迷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况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疑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

傅子目錄

正心	仁論	義信	通志	舉賢	重爵祿	禮樂	貴教	檢商賈	校工
戒言	假言	問政	治體	授職	官人	曲制	信直	矯違	問刑
安民	法刑	平役賦	鏡總敘	附錄八條					

臣等謹按傅子晉司隸校尉鴛鴦子北地傳元撰晉書本傳稱元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吏故事評斷得失各為
區例各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世元初作內篇成以示司空王沈沈與
元書曰省足下所著書當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適齊孫孟子往代其為當時所重如
此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有傅子一百二十卷是唐世其書尚完至宋而崇文總目所錄止存二十三篇
較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藝文志僅載有五卷其後惟尤表遂初堂書曰尚見其名至元明以後藏
書遂絕無著錄者蓋傳本久佚世所見者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寥寥數條而已今檢永樂大典中
散見頗多且所標篇目咸在詳采掇裏次得文藝竟具有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論曰義信曰通志曰舉賢曰
重爵祿曰禮樂曰貴教曰檢商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者十二篇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
曰曲制曰信直曰矯違曰問刑曰安民曰法刑曰平役賦曰鏡總敘篇曰視崇文總目較多其一疑問刑法刑本
一篇而永樂大典誤分為二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可攷謹依文編綴總為一卷其有大典失載篇目及他書
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當即前篇闕佚之文顧未敢以意附會則別為附錄繫之于後晉代子家今傅子
世者惟張華博物志千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嵇含草木狀戴凱之竹譜尚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經後人竄改
已非原書草木狀竹譜記錄瑣屑無關名理抱朴子又多道家詭誕之說不能悉軌于正獨元此書所論皆關
切治道闡發儒風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視論衡昌言皆當過之惜其全本世已無存而殘編簡收拾于缺爛

之餘者尚得以致見其什一是亦可為寶貴也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總纂官侍讀臣紀昀侍讀臣陸錫熊纂修官中書臣徐步雲

傅子

晉 傅 元 撰

正心篇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與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也動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況于人乎况于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也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情繫曲房之娛臨朝宰事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刑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正乎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則象矣古之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夫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事不足故否則是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基以為固禍機發于左右者自失也夫挾邪心以虐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上秦是也秦之虐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同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大小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為之憔悴猶未足以逞其欲惟不推心以况人乎故用是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已惡有不得其性者也古之達治者知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內而後動靜不妄動靜不

妄以率天下而後天下復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仁論篇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耻或曰耻者甚至者乎曰未也夫至者自然由仁何耻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奔必陷失道必沉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慮虞于上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相伯夷于首陽省四皓于高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騫于西極念蘇武于荆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析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况其隱乎固陋斯安况其為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漸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內省其身怒不亂德善不亂義也 子方惠及于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麋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義信篇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忒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婦相疑于室大小溷然而懷姦謀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于是亡矣夫信由上結者也故人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遇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以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為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

迴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者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况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教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于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以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于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已之所疑况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古懷姦者飾邪以自納矣此無信之禍也

通志篇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惟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惟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後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能不逆之也苟有所逆眾流不至者多矣眾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于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于天下無所私矣絲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父而授其子則于天下無所枉矣石厚子也石碯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是謂公道夫在人上天下皆為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無遠無近死命可致也惟患眾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離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之流獨進而不好之流所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私道行矣于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于利者知趨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于利者索此向與上文昧于變業而黨成止人守志而曰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所聞實寡矣外倦于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本容狂狷之士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于言矣君人者將和眾定民而誅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

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則遠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寬簡尊儒實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眾歸之尊儒實學則篤于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馬能無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為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存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已者眾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已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受之所以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為名也以為直言不聞則已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內諛者順之于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于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為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舉賢篇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為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聽身不正聽不一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為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才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衆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于人乎傳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曰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陳平宗之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主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且天下不以為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與骨肉共于誅賞豈二法哉惟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

君莫賢于高祖臣莫奇于韓信高祖之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亡士信之奇才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將相可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待不見知而已矣又將案法而誅向不遇滕公而誅之則身不免于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于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也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半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項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于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于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進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納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世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皋陶難得皋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人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也專致人之道也博任人之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譏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正途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皋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皋陶伊尹而又人人用耳目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忠惠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為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來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哉

重爵祿篇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富貴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其德不授祿非其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虛于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也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衛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生而食于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于官而或營私則公法繩之于上而顯議發之于下矣是以仁讓之教存廉耻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于朝公議巨興而私利日廢也明矣必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利厚其祿也則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利而營私利也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渾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為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明濟其身遠不足以家室父母餓于前妻子餒于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于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棄家門委身于公朝祭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于內交黨離于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人主不詳察聞怨興于內而交離于外薄其名必將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聞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于君下不見明于俗委死溝壑而終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之人知為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為濁善者變而陷于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有也

禮樂篇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敵天地不可以質文益損變也大本有二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室家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

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况人此禮之情也商君始殘禮樂至于始皇遂滅其制賤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曰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于刑書雖荷戟百萬方石城造案此句疑有舛誤子已死于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無盡忠郊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分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齊不賢之寶獨宿于野其為危毀甚于累卵方之于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乎

貴教篇

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鹿也鹿鹿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柔而用况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攻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工有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成而禮行因義立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于是東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下惟力是恃惟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矣失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惟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也以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亂幾希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于禮讓則修禮讓案原本無則修禮讓今增利出于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况于悠悠者乎

檢商賈篇

夫商賈者所以冲盈虛而權天地之利通有無而一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眾利之所死而積偽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勤儉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教以大質而下無逸心目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為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常而業不廢相君臣與一體上下譬之刑影官怒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卑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于上百事動于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止其網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正而民不越及秦亂四民而棄本業苟且一切之風起矣于是士樹姦于朝賈窮偽于市臣挾邪以罔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半公室農夫伏隴畝而墜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于下下窮死而不知歸農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者言非典義學士不以樂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過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用足而不匱故一野不如一市一市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一商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并兼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物非民所生而請于商賈則財曰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者未之有也

校正篇

天下害莫甚于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資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欲者有盡以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眾下肆情淫奢竝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薄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為碑鐫石為虎碑崇偽案此句疑有脫誤陳于三衢妨功喪德異端竝起眾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

二曰明制欲息制明天下定矣

戒言篇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大偽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眾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鮮矣何者德難為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亡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也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則禮讓興抑其所貪則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為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

假言篇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能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政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夫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金甌乎其間煮之而能兩全其用無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為水火者多矣若施金甌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問政篇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罰不用刑罰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道也惟公然後可止天下也善為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况于人乎堯水湯旱而民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吳解而為秦越人且害之而况于天下乎

治體篇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為治審持二柄能使生殺不妄則威德與天地並矣

授職篇

夫裁徑尺之帛刑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形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夫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椽椽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此國家之棟梁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天工時叙矣

官人篇

世質則官少世文則更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二百

曲制篇

天下之福莫大于無欲天下之禍莫大于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者則物莫能盈其欲矣

信直篇

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中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或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至矣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境內况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希陷乎不義

矯違篇

傅子曰正道之不得行常由佞人亂之也故樂信其佞臣推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割其正臣佞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

問刑篇

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而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李斯又深刻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愚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

安民篇

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

法刑篇

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詔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手足矣

平役賦篇

上不與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

鏡總叙篇

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以正髮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附錄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盂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烟火行天雖傾竭海不能救秦昭王是積薪約

縱火其至始皇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滅之秦人觀山東之民猶猛虎之晚羣羊 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張遼諫曰

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下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

備遂行也 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其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荀令君仁立德明以

舉賢行無詭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 夏令被裘冬令被葛雖有

嚴令終不宥從者逆時也堯遭淇水而貴陸湯大旱而重水 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以上六條永樂大典中錄出

懸千金于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金于路兒童爭之者分不定也 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無加也

以上二條見諸子瓊林 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 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

四時相及天地合而通之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人之性本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

之則淳而清動之則流而濁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傅子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

生有端情莫多言口莫多言蟻孔憤河潘沈瀨川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 危之源

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鴨足何以取雞足何以斲案取字無鴨足之義斲字字書所無故字與有版字內也又有斲字亦未可知取斲疑即版斲之取斲吾不知也何况問天地乎 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

說今無別本可校古仍原文 高宗得說偶中耳 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 荀仲預稱禹十二為司空 律是咎絲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若親

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于境內放長蠱于左右也 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

為禮若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真人參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謂非所生民以為患 陸田者

命懸于天也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田制之申人人乃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 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 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口口口

口口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管仲之遼東而歸海中遇暴風餘船皆破惟管仲船

自若夜晦船人盡惑莫知泊所忽望見火光趨之得島一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聞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買鑽火具 劉備寵蜀丞相掾趙幾曰劉備其不濟乎拙于用兵每戰每敗奔亡不暇何以圖入徵士傳朝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者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劉備之略三杰佐之何為而不濟也 劉曄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生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不可不深思也 有惡劉曄于魏明帝謂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帝如言以驗之果得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曹大司馬之勇貴者弗如也 王黎為黃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太祖武皇帝魏武帝怒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單帳幅先未有岐前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為慶弔之服白紗為之或單或袂初婚冠送餞亦服之 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食盃而汚之偽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然潔白 漢末王公多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纁巾 太原民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本生二十歲不知此婦三十歲尚生地中也將一朝欬然生偶與發冢有會也 相者三停九侯定于二尺之面 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妓奇聲何以加之 西國人言蘇合獸便國皆口口以為香 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蹋耨車政獵乘之 有追鋒車施禮憶車 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惠其遺曰喪功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用感而作 馬先生釣天下之巧者也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為園惠無水以溉之先生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其功百倍于常此二異也後 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上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橫使形若輪平潛以自入設為女樂無象使木人擊鼓吹蕭跳丸擲出自入百官行署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連弩曰巧

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嘗試一車輪懸斂斂數十飛之數百步馬先生之巧雖古船輪墨翟王爾漢世

張平子不能過也見上三十一條 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

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諡曰文 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 道教者昭昭然若日月麗乎天 侍中寇武

弁 昔仲尼既沒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魏司空

陳群始立九品之制置中正平人材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見上七條

高皇帝御製道德真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羣雄之並起不付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伐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固知前代帝王之道宵晝遑遑慮宮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羣書檢閱有道德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旨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著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朕悉視之用神盤口其書久之以一己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羣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能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巍巒倏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淵鏡中之覩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况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一却乃虛而不實非著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兼鏡捫身則知己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

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為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為之序

高皇帝御製老子贊曰心淵靜而莫測志無極而何量惚恍其精而密恍其智而良宜乎千古聖人務晦短而云長道德經評註序

河上公

漢魏叢書

老子道德經

五味辛甘不同期於適口麻絲涼燠不同期於適體學術見聞不同要於適治今夫天下所以不治者貪殘奢傲吏

不能皆良民不能皆讓以及於亂誠使不貪矣不殘矣慈儉而讓矣天下豈有不貪不殘慈儉而讓乃有不治者乎
今夫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以濡弱謙下為
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民自化焉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
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為天下先非禮乎故用世之學莫深於老氏今儒者不務自治而虛名之幻內貪
殘而外仁義處奢傲而治禮文此乃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而老氏之所下也

老子譜略 法輪經

老子在天皇時為通玄天師地皇時為有古先生人皇時為盤古先生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大成子祝融時
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帝嚳時為錄圖子帝堯時為務成子帝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商湯時為
錫則子後以商王陽甲十八年降胎至武丁九年生在周西伯時為藏史號受邑子武王時為柱下史號育成子成
王時為經成子康王時為郭叔子西出關自流沙還授禮於孔子在天以玉晨大道君為師在人間以常樅為師老
子生登行九步生蓮花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道為尊釋迦生時登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
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不應相同如此

老子志略 別史

老子一名李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
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丈老子身九變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頭圓為天伏羲蟠起玉枕穹
隆皓髮如鶴長七尺餘眉有北斗其色翠綠其間紫毛長五寸餘虎鬚龍鬚素潔如絲耳無輪郭中有三漏高平於
頂厚而且堅兩目光方瞳綠筋鼻有雙柱形如截筒口方如海唇赤如丹氣有紫色其香如蘭齒如編貝其堅如
銀數有六八上下均平舌長且廣形如錦文玉泉充溢其味甘香每發妙言聲如金玉顛高而起頭方若矩日角月

淵金谷玉姿龍顏肅肅鳳視開額有兒象參于上達天庭平坦金匱充盈腹有白痣頤有玉珥項有三約鶴素昂
昂垂臂過膝手握十文其指纖長爪有玉甲身有綠毛背有偃骨背有河魁臍齊寸餘腹軟如綿心有錢文腹有玄
痣眼有輪文足蹈二屯指有乾坤身長丈二編體芳香面方而澤上下三停身如金剛貌若琉璃行如虎步動若龍
趨此其相也左扶青龍右據白虎前導朱雀後從玄武頭陰紫文足履蓮花頂負兩景五明矚目身有玄象洞照九
天兼前仙相光色奇妍總八十一謂之好也

老子列傳

司馬遷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大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老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
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
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闕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或曰老萊
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
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
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繼儒學儒學亦繼老
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為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

集鬼考卷

老子道德經

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敬少思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邃矣

老子廟碑

薛

道

衡

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遠古夏巢穴六靜神習智鷄居穀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祈疑於祖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於鐘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醜之變於是儒墨爭鶩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究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以老子為號其狀也三門雙桂表耳目之奇蹈五把十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南朝履易容貌不改宣尼一睹歎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眾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為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蜺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燕行清都泰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攢落麗塵得其明者則騰躡雲霧大椿凋茂非蟬蛻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感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遊天之形雖復傲吏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轍接履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於百王明鏡衝罇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與洛川俱斷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鸚鵡黃延紆究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機搶而掃除伏旄鉞而斬之其工既翦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風

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誦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頊項建國不同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模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於鴛鴦并降靈臺豈更營於鳩鵲憂勞庶績積育蒼生念茲在茲發於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知恥盡服興慙天無八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羣典石渠璧水闡揚儒業綴五禮於將壞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大師成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弘內三善兩離炳耀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為王室之蕃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於潤塗納蒸民於壽域旒頭垂象窮髮成形獮獫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算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匐投掌牂牁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封閩越勾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貊遐邇提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閏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夷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寥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符瑞彪炳千年靈祭著天性以效徵三足神鳥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徧於竹葦星光若月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鑿動躡肆觀東后王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為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示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湯雖蒼壁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禋猶恐祀典未宏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慶鹿從倚華蓋罽壇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胄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蕃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若相之兩城繞過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阜東連譙國望水置墊按景瞻星擬玄圃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栱磊砢相扶方井圓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浦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

輻輳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於王者冥福資於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英聲圖青丹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乎茲歲次敦祥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懸皇王猷謝帝上德逾遠高風漸替時乖滄泊俗異冲和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尊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性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隘此九州遊將高蹈超然遠遊青年已駕紫氣光浮玄門洞啟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涓川遺迹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祠雙碑碎石維皇受命乃神乃聖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歎萬方宅心鴻盧納臚王會書琛青雲千呂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吾柱下猶慙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夾壇亭臯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烟霞舒卷風霧溼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繫象德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老子總論

莊子曰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君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以濡弱謙下為表以死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若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谷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士成綺曰老子鼠壤有餘疏而棄妹生熟不

盡于前而積斂無唯 淮南子曰老子學商容見古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 荀况曰老子有見於誦無見於信 太史公曰孔子適周見老子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子者無以有己為人臣者無以有己 嚴君平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為母功經列首天地為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入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為上下以五行而入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耦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眾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 經覆往反覆相過淪為一形冥冥混沌道為中主重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為門上經為月智者見其經效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敷矣 殷仲堪曰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蘇子瞻曰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 何燕泉曰張子房學老子多陰謀凡事不肯自為而即子持稱老子得易之體留侯得易之用 楊升菴曰揚龜山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禮中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 賈周之史寧寧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為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道德經評註目錄

卷上	上經	體道第一	養身第二	安民第三	無源第四
虛用第五	成象第六	韶光第七	易性第八	運表第九	

黃龜卷又書

老子道德經

北之門是謂天地根也言鼻口之門是乃綿綿若存不絕若可存復若無有用之不勤當急疾勤勞也

韜光第七

天長地久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如此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責報生能長生不終也是以聖人後其身己者而後而身先天下後其身也而身存若赤子故身常存非以其無私邪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能成其私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易性第八

上善若水吐善之性水善利萬物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眾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故幾於道與道同居善地水性善喜于地草水之上即流心善淵淵深清與善仁與虛不與盈也言善信水內影照形正善治清且平也事善能曲直隨形動善時而動不失天時夫唯不爭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無有怨尤水者也

運夷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也持而盈之不可常保揣治也先揣而後必棄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乃天之所為功成事立名遂身退不居位則遇于害此則

能為第十

載營魄在肝魂在肺美酒甘餚腐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抱一能無離言人能抱一使不離于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于天下得天一以清地得一以靈侯王行一專氣致柔專守精氣使不亂則能嬰兒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名為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專氣致柔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嬰兒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除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淨也心居玄冥能無疵不淫邪也淨愛民治國全台國者愛民則安國能無知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日間天門開闔治身天門謂鼻孔開闔謂呼吸也

無用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轅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共一轅者轅中有故取輻共轅之治身者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輻得其行轅中空虛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也治國者身能總眾弱能使強當其無有室之用無謂空室得其用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故有之以為利利物也利于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無之以為用言虛室者乃用室中室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故有之以為利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為用言虛室者乃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

檢欲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和氣去不能聽無聲之聲五味令人口爽爽亡也人嗜五味于口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是以聖人為腹去六情養神明不為目視世精于外故去彼取此取此腹之養性

厭恥第十三

寵辱若驚身寵亦驚貴大患若身貴也若至也畏何謂寵辱問何為寵何為辱寵者尊榮辱者下辱為下辱為之寵辱若驚身辱亦驚貴大患若身大患至身故皆驚何謂寵辱問何為寵何為辱寵者尊榮辱者下辱為下辱為之若驚危也實不敢驕富不敢奢失之若驚失者失寵辱也謂寵辱若驚解上得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自問何故畏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吾所以有大患若驚者恐禍重來也謂寵辱若驚解上得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自問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言人若貴其身而賤人欲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言人若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也此下得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于萬民之上長無咎也

贊玄第十四

贊玄第十四

老子道德經

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漂兮若無止所也志意在神也眾人皆有以有而我獨頑無為似鄙不達也我獨異於人我獨與而貴食母我獨貴用道也

虛心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孔大有大德之人無所唯道是從唯道是德也德之為人道也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之於其萬物獨恍惚今況今其中有像中獨為萬物法像况今忽今其中有物經營主化因氣立質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道唯窈冥無形陽交會也其精其真甚真非有飾也其中有信道匿功藏名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道常在不去以閱眾甫南始也

益謙第二十二

曲則全曲已從眾不自枉則直枉屈己而伸人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人弊則新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少則得自取少則得多也天多則感財多者感于所守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萬事故能為天下法也聖人守一乃知不自見故明道祐謙神明記虛多則感學多者感于所聞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萬事故能為天下法也聖人守一乃知不自見故明聖人下之目以視故明能達也不自是故彰非人不自以為是而不自伐故有功自取其美故有功于天下不自矜故張矜大故能久不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虛言哉從則全身正言非誠全而歸之誠實也德行曲從者實其肌虛妄也誠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

虛無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希言者是愛言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孰為此者天地孰誰也誰為此者天地尚不能久朝暮也而況於人乎使終不至暮何況人欲為暴卒乎故從事於道者安靜不當為飄風暴雨道者同於道于道者所謂與道同德者所謂與德同也失者同於失失者所謂與失同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也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也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也信不足焉君信不足

應君以有不信焉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類也

苦悶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跂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跨者不行自以為貴而跨于人自見者不明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跂自是者不意共蔽之使不得彰明自伐者無功所謂自伐取其功美即夫有功于人自矜者不長好自矜者其於道也日餘食贅行國之道日然餘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也故有道者不處也不居其國也

象玄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謂道無形混成而後成寂兮獨立而不改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周行而不殆道通行所不入在陽不焦說陰以為天下母道有養萬物精不腐無不貫穿不危殆可以為天下母道有養萬物精強為之名曰大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道遊其下乃復去無常處所也逝曰遠言遠者窮乎無窮布遠曰反乃復在人身也故道大天地大亦大蓋道大包羅諸天地無所不容也天大者無所不制也域中有四大天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也故曰域中有四大者而王居其一焉極之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居一作處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柔和也種之得五穀掘地法天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天法道道清淨不自成也道法自然無所法也

重德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靜為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輻重道不離其靜與重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主傷痛而以身輕天下躁乎疾時王奢恣輕淫也輕則失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巧用第二十七

老子道德經

者故知足者富人能知足之為足則強行者有志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不失其所者久受天之精氣則可以久死

任成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言道汎汎若浮若沉若其可左右無所不宜萬物恃之而生皆恃道而生而不辭道不辭謝功成不名

仁德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物移往而不害安平太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安家寧而

微明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欲極其奢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欲強其德者欲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欲興其德者欲將欲奪之

為政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信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定者

董道藏書志曰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馮口老

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其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

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歡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馮張嗣臧玄靜孟安期孟智周實略

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今攷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母丘望之相魏其程韶王尚蜀

才哀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鍾山傅奕楊上善李允應陳嗣古任其子馮郭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

帝梁簡文帝曾大隱辟問仁諳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肅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

庭王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馮張嗣臧玄靜實略

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

之所增也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

注及傳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註說王顧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

為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益八九也

晉王弼注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

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俱作仍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老子道德經下篇

索河上公注本此為論德章永樂大典此章以下缺注

張之象所錄王注脫誤甚多今無別本可攷姑仍舊文

案集注云古本四句

老子首句

處作故去彼取此 德者德也常德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為用以無為用則

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為心聖王雖大以虛為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至曰而思之則先王之至視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其已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膚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為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為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為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無以為者無所偏為也凡不能無為而為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軌舉下德以對上德至於無以為極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足及於無以為而猶為之焉為之而無以為故有為為之患以本在無為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偽亦必生不能不為而成不與而治則乃為之故有宏晉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直而義理之者忿枉祐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為矣故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直不能篤則有游飾修文禮敬之者尚好修敬後責往來則不對之閒忿怒生焉故上德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盛業大富而有萬物猶各得其德雖貴以無為用不能捨無以為體也不能捨無以為體則失其為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為用德其母故能己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為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陽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為之猶偽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入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為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德其清姦巧彌甚雖豐其饗愈喪焉實勞而事昏

務而治歲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無為而守泰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為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刑御不以名故名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真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用其成刑役其聰明仁則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為焉用夫無刑故刑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刑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為母刑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為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刑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為之豈足處也

三十九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為法本章

昔之得一者 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滅蹶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案各本致之下有一也二字焦

天無以清將恐裂 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為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畏其取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案各本以將恐蹶故貴下有貞字

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 寡不欲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與無與案兩與字河上公注本作車釋文作輿碌碌如玉珞珞如石案珞珞

上公注本 清不能為清盈不能盈皆有有其母以存其刑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刑貴
作洛卷 乃以賤為本高乃以下為基故致數與乃無與也玉石碌碌珞珞體盡於刑故不欲也

四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去用章

反者道之動 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有以無為用此其反也動皆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
弱者道之用 柔弱同通不可窮極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四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同異章

上士聞道行而行之 有志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 案之下一本有日字 建猶立也

明道若昧 光而不耀

進道若退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夷道若類 案河上公注本類也 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類也

上德若谷 不德其德無所懷也

大白若辱 案辱焦也云古作黜 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

廣德若不足 廣德不盈廓然無刑不可滿也

建德若偷 偷匹也建德者因白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

質真若渝 案渝一作渝 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

大方無隅 方而不割故無隅也

大器晚成 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

大音希聲 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眾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大象無刑 有刑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刑者非大象

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凡此諸善皆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為大象而大象無刑在音則為大音而大音希

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刑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

不如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刑故曰善成

四十二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道化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

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萬物萬刑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

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

萬刑沖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王焉以一為主一何可舍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

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况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案二句焦云一作人之所教亦我教之 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

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舉其強

不得其死以教耶若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

四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編用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氣無所不如水無所不出於經
無有入無間
案淮南子作出於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
故知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立成章

名與身孰親 尚名好高其身不疏

身與貨孰多 貪貨無厭其身必少

得與亡孰病 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為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甚愛不與物過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眾為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四十五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洪德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隨物而成不為一象故若缺也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大盈沖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沖也

大直若屈 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大辯因物而言己無所造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躁罷然後勝寒靜無為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惟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

四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儉欲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天下有德知足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案河上公注本此句上句答莫大於欲得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鑿遠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闕牖見天道 案韓非子出闕下有於 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

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闕牖而可知也

其出彌遠 案韓非子遠下有者字 其知彌少 無在於一而求之於眾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

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案知一作至 不見而名 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

而名也

不為而成 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為而使之成也

四十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忘知章

為學日益 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

為道日損 務欲反虛無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有為則有所失故無為乃無所不為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動常因也

及其有事 自己造也

不足以取天下 失統本也

四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 此為任德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動常因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

德善案善下一 本有矣字無棄人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案信下一 本有矣字聖人在天下案人下各 本有之字歛歛為天下渾其心案歛歛河上公注本作 休林釋文云一作謀謀

各用聰明

聖人皆孩之案孩釋文云王弼作 咳據注義仍宜作孩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人成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能者與之資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

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則可見梳充自而不懼於欺難躡塞耳而無威於慢又何為勞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其不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冒用其情矣其矣善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已者也如此則已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歛歛焉心無所主也為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為舍其所能而為其所不能舍其所長而為其所短如此則言者言其所言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五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 此為貴生章

出生入死 出生地入死地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案韓非子作生而 動動皆之死地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

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也 十有三猶

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之厚更之無生

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為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令兵戈無所容其

鋒刃虎兕無所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蜚蠊以淵為淺而鑿穴其中鷹鷂以山為

卑而增巢其上增繳不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之厚

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亦子之可則而貴信矣

五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 此為養得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刑之勢成之 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刑刑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刑物也

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刑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

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

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命並作爵案此句疑係命字下 原校注語誤作爵注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謂成其實各得其死陰不傷其體矣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為而不有

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是以謂之元德也

莫德叢書

老子道德經

古

五十二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歸元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

塞其兌閉其門 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

終身不勤 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不閉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為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

用其光 顯道以去民迷

復歸其明 不明察也

無遺身殃是為習常 案習各本作襲 道之常也

五十三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益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為之是畏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况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

甚夷而民好徑

朝甚除 朝言室也除潔好也

田甚蕪倉甚虛 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設一而眾害生也

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 案夸韓非子作罕 非道也哉 凡物不以道其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

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

五十四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修觀章

善建者不拔 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

善抱者不脫 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案以下韓非子有其世世三字 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 案國韓非子作邦 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

觀國 彼皆然也

以天下觀天下 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案下各本有之字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

戶以知天下者也

五十五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元符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蜂蟻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赤子無求無欲不犯眾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含

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固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案全河上公注本作交 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渝其

真柔弱不爭而不摧折皆若此也

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嗔 案河上公注本而有嗔字 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嗔也

和之至也知和曰常 物以和為常故知和則得常也

老子道德經

知常曰明 不敏不昧不温不涼此常也無刑不可得而見曰明也

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益之則天也

心使氣曰強 心宜無有使氣則常

物壯則老謂之有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元德章

知者不言 因自然也

言者不知 造事端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 含守質也

解其分案分各本除爭原也

和其光 無所持顯則物無所偏爭也

同其塵 無所持賤則物無所偏恥也

是謂元同故不可得而親案親下各本有不可得而疎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疎也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

故為天下貴 無物可以加之也

五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治風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

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

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未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恥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昏

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案一本有我無情而民自清句上之所欲民

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五十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順化章

其政悶悶其民漙漙一言善治政者無刑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

競寬大漙漙故曰其民漙漙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偽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案正下有一本有邪字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刑名悶悶而

然天下大化是極也

正復為奇 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曰正復為奇

善復為妖 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患也

人之述其曰固久案韓非子作其故以久矣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使正善治以責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

廉而不剝案剝河上公注本廉清廉也剝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汙不以清廉剝傷於物也

老子道德經

直而不肆 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以光鑑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失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五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守道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莫若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山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

上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

夫唯嗇是謂早服 早服常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道無窮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以有窮而益國非能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

是謂深根固柢 案韓非子深固下俱有其字 長生久視之道

六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居世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得眾心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則其鬼不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人 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為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人 道治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為神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則不知聖人之為聖也 猶云不知神之為神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天恃威網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人

聖之為神聖道之極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

之也

六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謙德章

大國者下流 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天下之交 天下所歸會也

天下之牝 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天下

故物歸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 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

則取小國 小國則附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納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言唯修卑然後乃各得其所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

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為下也

六十二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道章

道者萬物之奧 奧猶曖也可得庇陰之辭

善人之寶 寶以為用也

不善人之所保 保以全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眾貨

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不善當保道以免故

故立天子置三公 言以尊行道也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入所以為道也物無有

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

也

六十三章紫河上公注本此為恩始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以無為為居以不言為教以恬淡為味治之極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

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 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况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故終無難矣

六十四章紫河上公注本此為守微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執故曰易也

其脆易泮紫河上公注本此為守微章 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終也不可以

無之故而不特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特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

敗事

為之於未有 謂其安未兆也

治之於未亂 謂微脆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當以慎終除微慎微除亂而

以施為治之刑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不慎終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好欲雖微爭尚為之興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為之起也

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 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眾人之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六十五章紫河上公注本此為守德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

明之難治以其智多 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

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偽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器巧奸偽益滋故曰以

智治國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紫河上公注本此為稽式同 常知稽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 稽同也今古之所同

則不可廢能知稽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 反其真矣

然後乃至大順

六十六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後己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六十七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三寶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為大矣故曰肖久矣其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

儉故能廣節儉愛嗇天下不匱故能廣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案器韓非子作字唯後外其身為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為天下利為物之長也

今舍慈且勇且猶取也

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相慈而不避於難故勝也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六十八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配天章

善為士者不武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

善戰者不怒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存怒

善勝敵者不與不與爭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方用人而不為之下則力不為用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九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元用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彼遂不止

攘無臂扔無敵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為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言無有與之

抗也

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幾喪吾寶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

所以為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抗舉也加當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

害故必勝

七十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知難章

吾言甚易知易甚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為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於躁欲故

曰莫之能知也迷於勞利故曰莫之能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為貴也

七十一章 案河上公注本此為知病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也案韓非子作聖人之不病以其病是以無病也

七十二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為愛己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清淨無為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離其清淨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憊威不能復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殊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

夫唯不厭不自厭也

是以不厭不自厭是以天下莫之厭

是以聖人是知不自見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威也

自愛不自貴自貴則物狎厭居生

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為任德章

勇於敵則殺必不得其死也

勇於不敢則活必齊命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下之所惡意故耶其唯聖人夫聖人之明猶難於勇

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猶難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言而善應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應也

不召而自來處下則物自歸

繹然而善謀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安而不忘危未召而謀之故曰繹然而善謀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七十四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制惑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說異亂羣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案河上公注本作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為逆順

者之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

七十五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為貪損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致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

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言民之所以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七十六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為戒強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

勝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

木強則兵物所加也

強大處下木之本也

柔弱處上枝條是也

七十七章案河上公注本此為天道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與

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惟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
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言唯能處盈而
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七十八章 紫河上公注本 此為任信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

紫河上公注本作天 下柔弱莫過於水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

物可以易之也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紫河上公注本 此為任契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 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和之其傷不復故有餘怨也

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 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 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念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無德司徹 徹司人之過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八十章 紫河上公注本 此為獨立章

小國寡民 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眾乎故舉國而言也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紫什伯下河上公注 本及各本俱有人字 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何患不足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

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無所欲求

八十一章 紫河上公注本 此為顯質章

信言不美 實者在質者

美言不信 本在樸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 極在一也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 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為人己愈有 物所尊也

既以與人己愈多 物所歸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動常生成之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

地萬物各得於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易則末矣

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嗚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

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

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其古字則多誤謬

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於老子張湛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

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弼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

十月丁丑嵩山晁說之廊時記 克伏誦咸平聖語有曰老子道德經治世之要明皇解雖燦然可觀王弼所

注言簡意深得老氏清淨之旨克自此求獨所注甚力而近世希有益久而後得之佳歲攝建寧學官嘗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題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無篇目克喜其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復鏤板以傳若其子之謬訛前人已不能證克焉敢輒易姑俟夫知者三月二十四日左從事即充鎮江府學教授熊克謹記

